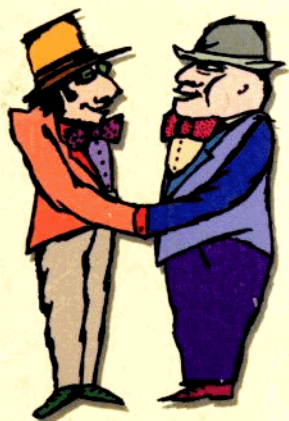


中国反腐小说大系



黑路

覃贤茂
／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定海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星华集团的总部虹楼有着许多离奇的传说,经常有香车美人和达官显贵神秘出入。故事便是在这里展开,星华集团的老总们就在这里和腐败的高官们达成权钱色的交易,为星华集团的走私活动提供方便之门。新任定海市海关关长赵国庆上任之始即在星华集团总经理王雨峰和已被拉下水的副市长罗明礼的共同设局下落进色情陷阱。星华集团在走私之外还涉足毒品交易,和本地毒梟白公子、香港毒梟崔豹等产生利益冲突,由此引起了两方的火并和倾轧。白公子有意将星华集团的黑幕暴露一角,想借用政府的力量消灭他们毒品交易的竞争对手星华集团。而星华集团的不法活动早已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及普通百姓的注意,在市委书记的支持下,政府借一起毒品枪战案为契机,成立了专案组对星华集团进行调查。正直的官员和刑警支队长高震声及其同事们与走私、贩毒集团及腐败的高官们进行了斗智斗勇,并且在群众和女新闻记者杜小娜以及香港警方的帮助下,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终于取得如山铁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本小说部分细节参考了近两年国内发生的有关走私贩毒的真实案件,但小说的故事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在一片浓厚的乌云笼罩之下,道路微泛着赌咒般幽暗而恐怖的颜色。这是一条黑色之路啊!这条黑色之路,它像是在诱惑着,又像是在许诺着,它通向的是天堂还是地狱?它带给人们的是狂喜还是痛苦?那深邃而遥远的黑色,触动灵魂最深处的震颤,带来无边的晕眩和快意的自弃。这是一条看不到前程和光明的黑色的道路。

——题 记

第一章

1

这是暴风雨就要来临的一个夏夜。阴湿、灰暗的乌云，像梦魇般地紧紧压在定海这个新兴的海滨城市上空，郁闷的空气使人喘不过气来，烦躁的情绪在咸湿的海风中缓慢地飘拂，像巨大的黑色画笔在浓墨重彩地渲染和涂抹着。天是低矮的，地是灰暗的，人是抑郁的。

定海市的东郊，河里区星华大道的尽头，落地式的钢门，圈出一大片海边空地，它是定海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星华集团的总部。这里坐落着一红一白两幢大楼，人们通常将红色的大楼称为虹楼，白色的大楼称为银楼。从外面看去，银楼散发着银白色的平静的光芒，一点动静都没有的样子；虹楼则是灯光闪烁而昏黄，有着说不出的神秘的感觉。如泣如诉的缠绵旋律从虹楼中传来，似乎是在挣扎和抗争，想要撕破和穿透那被俗世厚重的阴云所死死笼罩着的滚滚红尘，呼吸自由和清新的空气。

位于虹楼第七层的宽大而豪华的总经理室中，星华集团总经理王雨峰正坐在办公桌前，打开一台 IBM 手提电脑，浏览一份经过加密的电子邮件。

星华集团的董事长是王永星。王雨峰是王氏家族第二辈子弟

中的矫矫者。王雨峰曾就读于华南经贸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硕士生毕业，有文化，又有江湖历练，所以很受王永星的赏识。王永星亲手栽培和提拔王雨峰，王雨峰在三年前已经顺利过渡到了集团总经理的位置。

王雨峰剑眉朗目，身形修长，容仪如玉，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他如同弹奏钢琴一般熟练而敏捷地敲打着笔记本电脑键盘，在笔记本电脑的液晶显示屏的对话框中输入十二位密码，电脑上的电子邮件被解密打开，赫然出现了新调任的定海市海关关长赵国庆的个人档案资料。邮件视窗的上方是一幅高清晰度的扫描照片，照片上的这位新任的海关关长，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的模样，长得方面阔嘴，面色滋润，目光内敛，显得一副忠诚老实的样子。

王雨峰神情专注地看着档案上的材料：

“赵国庆，男，一九五六年六月出生，福建省福清市人，父母均是普通教师。赵国庆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一九八二年赵国庆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毕业分配后在上海海关工作，历任普通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职位，一九九七年调任琼州海关副关长，现调任定海市海关关长，目前正在修读华南大学外贸管理博士课程。赵国庆与现任定海市副市长罗明礼是同乡关系。”

王雨峰看完了赵国庆个人资料之后，仰身靠在舒适的真皮沙发上，闭目沉思起来。过了片刻，他深呼吸了一口，然后拨通了桌上的电话：

“喂，是杨姐吗？”

电话中传来一个甜蜜婉转的声音：

“王总经理，是我，有什么吩咐？”

电话中被王雨峰称为杨姐的这位女人，是虹楼的总经理杨清芳，也是星华集团董事会成员之一，与星华集团董事长王永星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虽然王雨峰是杨清芳的上司，但他却对杨清芳也非常的客气。

王雨峰态度柔和地道：

“杨姐，赵国庆的那份电子邮件你看到了吧？”

杨清芳语气轻快，回答道：

“看到了，有什么问题吗？”

王雨峰略有些不放心，道：

“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杨清芳胸有成竹，回答道：

“都安排好了，老头子亲自给副市长罗明礼打了电话，由罗明礼亲自邀请，今晚赵国庆肯定要到虹楼来赴宴。”

星华集团董事长王永星，在集团中是国王般的有着绝对权威的人物，星华集团中其他重要成员在背后有时呢称董事长王永星为老头子。

王雨峰又道：

“你从上海调来的鲜货到了吗？”

杨清芳道：

“没问题，我可是考虑到赵关长曾经在上海呆过，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所以特别从上海追加最佳人选，到定海市是今天下午的飞机，王大森已经到机场去接人，刚才他已来了电话，现在已经在回虹楼的路上了。”

王雨峰略微加重语气，道：

“今天晚上的这场戏，可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演好。”

杨清芳又娇笑起来，道：

“那当然，新来的海关关长，我们怎么能不把他摆平呢？”

2

通往河里区的星华大道上，新任海关关长赵国庆，正坐在一辆桑塔纳 2000 出租车上，往星华集团总部虹楼这边赶来。

赵国庆一米七〇的个子，长得四平八稳，相貌堂堂，虽然才四十多岁，却已经明显发福，将军肚也挺出来了。赵国庆还未发达之前，曾经有一江湖异人给他看过相，说他有大富大贵之命，日后定当飞黄腾达。赵国庆自己虽然不相信这一套，但心中为此不禁还是有些飘飘然。很多人都讲他有忠厚老实的福相，赵国庆也不是不知道，他仕途上的一帆风顺，实在是与他的这副能给人以信任感的相貌有关。

赵国庆的出身贫寒，上大学时他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一般，大学毕业到上海海关时，也一点没有出众的样子。那时的海关已经有不少的高干子弟，而且有不少名校的高材生，那些人与他相比，个个都是风华正茂，神气活现，仕途有望，潜力无限。赵国庆和他的同一代的人相比，实在没有多少优势。但他就在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中，官运亨通，一步一步地滑行而上，而且目前风头正健，还有继续上升之势。现在他居然已经当上了定海市海关的关长，照这样下去，不出几年，混上副省长或是海关总署副署长之类的高官之位，似乎已是手到擒来之事。

回想自己的人生经历，赵国庆不能不感到庆幸和暗自骄傲。

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这是赵国庆的处世之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在众多的佼佼者之中，对自己能够脱颖而出，事实上赵国庆已经进行过深刻的自我分析。论才能，论业务，论关系，论背景，这一切都数不着赵国庆。不过，赵国庆知道自己的好处就在于中庸，甚至是平庸。仕途之道，才能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相貌人品，能带给人以信任感的第一印象，往往这才是最重要的，最能起关键作用的事情。

在赵国庆的仕途上，帮助和提拔赵国庆的那些领导们，都无一例外地称赞赵国庆忠诚老实，这就是赵国庆的为官之本。对于现在的成就，赵国庆已经非常知足，所以新调任到定海市来，他只希望不要出什么乱子，不要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老老实实地守本分，

那就是他的成绩。

所以,当定海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星华集团总经理王雨峰请他到虹楼指导工作之时,赵国庆并没有来,一开始就拒绝了王雨峰的邀请。

赵国庆早就听说过星华集团的大名,星华集团是定海市乃至全省的最成功的大企业,集团下属有四十多个工厂和贸易公司。星华集团在全国都很有名气,很多人都在私下说,星华集团的董事长王永星是定海市真正的大腕和龙头老大,有着几百亿的身家,真的有呼风唤雨、翻云覆雨的大本事。

星华集团的名气虽然大,但赵国庆还是不希望一开始就和当地的这些大集团发生关系。因为他知道,别人来找他,肯定是有求而来的,赵国庆不希望在这种事上栽跟头。应该说赵国庆的身上有着普通百姓的传统美德,他没有什么野心,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不高,目前这个样子,他也就非常满足了。

海关关长这个位置能够带来多少额外的收入,赵国庆并不是不知道。他在上海海关干过,在琼州海关也干过,那一类的事情,实际上他也看得很多,也是心知肚明,不过,他总是小心回避,不招惹这样的事情上身。赵国庆不希望因小失大,不希望因为经济问题影响了他的好好的仕途前程。

到定海市来,他早已打好了主意,他要和以前一样,只是本分地当好自己的官,不和外界的那些背景复杂的人物发生什么亲密的关系。这也是眼不见心不乱,免得生出事来,给自己招惹麻烦。

赵国庆虽然拒绝了星华集团总经理王雨峰的邀请,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星华集团竟然有那么大的面子,请动了定海市分管工业的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罗明礼。罗明礼亲自给他打电话,约他一同去星华集团的虹楼聚会。说起来罗明礼是他的同乡,这个面子赵国庆是不能不买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这样的人物在定海市有多大的分量,赵国庆心里清楚得很。

一来定海市,他就听到了有关罗明礼的传闻,这位常务副市长,风头可是很健,大有将市委书记兼正市长田良喜取而代之的趋势。事实上官场上已经传来了消息,据说田良喜在定海市已经要呆不住了,罗明礼将理所当然地成为定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

罗明礼给赵国庆打来电话,赵国庆立刻就一口答应了。今天下班之后,赵国庆就叫了一辆出租车,自己打的赶往星华集团的总部虹楼。在海关赵国庆本来有自己的车,不过,这次他打的去星华集团,也另有一种含义。那就是他把这次聚会纯粹当成一次私人的聚会,在这些微观的细节上,赵国庆特别注意,这使他在上海海关和琼州海关都得到了很好的声誉和口碑。

3

星华集团六楼的总统套房中,王雨峰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吞云吐雾地抽着烟。两位西装革履的随从站在他的身后,门铃响了,一位随从上前去开门。从门外走进了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王雨峰的心腹保镖王大森,王大森后面跟着两位女人,其中一位是虹楼的总经理杨清芳,杨清芳大约三十几岁,风姿绰约,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成熟女人的魅力。

杨清芳笑着对王雨峰道:

“王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位漂亮的妹妹,她可是上海海关的第一大美人,而且还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

杨清芳一边笑着说,一边将她身后的那位女子拉上前来。介绍道:

“这位便是周艳红小姐。”

又向周艳红介绍道:

“这位便是我们星华集团的总经理王雨峰先生。”

王雨峰抬头看到周艳红,眼睛忽然一亮,仰坐的身子不由得直

了起来。

王雨峰的心中骂了一句粗话：

“他妈的，真有本事，居然弄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

杨清芳介绍周艳红之后，周艳红微微对王雨峰笑了一下，并没有急于说话，她那优雅高贵的仪容，却已经一切尽在不言中。

周艳红大约二十三四岁的年龄，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身材恰到好处，肤色白嫩如凝脂。这是一位非常典型的上海美女，白净，秀气，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

王雨峰不觉站了起来，围绕着周艳红，来回走了两个半圈。然后，王雨峰忽然嘿嘿一笑，没头没脑地说道：

“三十四，二十四，三十四。”

杨清芳却听懂了王雨峰说的是什么，不禁娇媚地笑了起来：

“王总，你这样说话，是不是也太露骨了？”

周艳红却一点也没有害羞的神情，落落大方地回了王雨峰一句：

“王总，你错了，应该是三十六，二十四，三十五。”

周艳红一边说，一边对王雨峰粲然一笑，那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风情万种。

王雨峰不觉为之心动，几乎把持不定，一时竟找不出话来说，只是嘿嘿地干笑着。王雨峰暗自心想：

“他妈的，这样一位大美人，今天晚上竟要便宜赵国庆那位乡巴佬儿，这样好的货色，怎么以前我没有见到呢？”

想到这里，王雨峰心中不禁暗暗有些怨恨杨清芳了。

王雨峰转过身对杨清芳开玩笑道：

“杨姐，这可是你的不应该，你有这么好这么漂亮的妹妹，怎么不早点介绍给我认识呢？”

杨清芳还没有来得及回话，周艳红却抢过话题，继续大方而开怀地微微笑着，道：

“王总，我们现在认识也不晚啊。”

王雨峰又是心中一颤，血有些往脑门上涌，他的反应也变得有些迟钝，居然没话找话地随口应道：

“不晚，不晚。”

王雨峰心中不禁开始骂自己：“怎么这样没用，这样把持不住，星华集团的总经理，什么样的事没有经过，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见过，这个样子，可不像是个做大事情的人啊。”

王雨峰偷偷深呼吸了一口，努力镇定下来，重新回到沙发前坐了下来，又掏出打火机，从放在办公桌上的已经拆开的香烟盒中拿起一支烟点上，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缓缓地将袅袅的青烟吐出。这才道：

“好，我们不说废话了，还是谈正事。”

王雨峰做了一个手势，旁边的一个随从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密码箱，放到了王雨峰的面前。王雨峰用下巴点了点，示意随从将密码箱打开。随从上前将密码箱打开，密码箱里竟是大半箱人民币。

金钱和美貌同样能让人的眼睛发亮。王雨峰已经注意到周艳红见到这密码箱中的现金之后，眉毛一扬，露出了热烈的欲望，那是一种对金钱的渴求和贪婪。

看到周艳红在金钱面前的那种赤裸的热望，王雨峰此时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权威和高高在上，他开始变得镇静和从容不迫起来。

王雨峰坐在沙发上，也没有要周艳红坐下来，有意要摆一摆他的总经理的架子。他显得若无其事地对周艳红说道：

“周小姐，这是五十万现金，是给你这次来的酬劳，如果你这次能帮我们将事情摆平，事成之后，我们再给你五十万。别的我就不多说了，都是江湖中人，周小姐应该懂的。”

周艳红也很快恢复了她那优雅高贵和清纯的仪容，完全掩饰了那一瞬间她对金钱的欲望和贪婪。现在她又是坦坦荡荡的样

子,摆在她面前的五十万元现金,似乎根本没有放在她的眼里。

周艳红道:

“王总,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我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王雨峰哈哈大笑,道:

“好,周小姐,不亏是境界高明、见识不凡的江湖人物,今天我们星华集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周艳红用一种非常意味深长而且娇美幽怨的口气道:

“王总,你可要明白,我做的一切事,我付出的一切代价和牺牲,都是为了你,你这个朋友我可是交定了,我的心情你可要明白。”

王雨峰和周艳红之间微妙的调情,杨清芳在一旁也看出了一丝苗头。好像是怕王雨峰误了正事,杨清芳赶紧把话题打住,道:

“好了,好了,周小姐刚下飞机,先过去休息一下,都是自己人嘛,来日方长,一句话,我们王总是最够哥儿们义气的,以后绝不会亏待周小姐的。”

4

桑塔纳 2000 出租车驶进了星华集团的大门,赵国庆惊讶地发现,出租车在星华集团的大门前略作停留,大门前的保安只是向出租车探寻了片刻,却未加盘查,便挥手示意让出租车开进去了。

出租车缓缓作势要停下来之时,赵国庆摇下出租车的窗子,本想主动向保安解释,说他是星华集团王总经理邀请来的客人,但还没有等赵国庆向保安作自我介绍,保安看到赵国庆之后,似乎认识他似的,立即行礼致敬,并示意出租车司机一直开进去。

赵国庆看见星华集团总部里面,有着一幢红色的大楼和一幢白色的大楼,出租车司机连问也不问,就直接向那幢红色的大楼开过去。显然,连定海市的老百姓们都知道星华集团总部这里有一

座虹楼，红色的大楼，是不容易认错的。

出租车在虹楼的大门前缓缓地停下，衣着整洁的服务生迅速上前来为赵国庆打开车门。这时，星华集团的总经理王雨峰，星华集团的副总经理王小虎，星华集团虹楼的总经理杨清芳，星华集团海外发展事业部总经理丁春波等星华集团的重要人物都迎了过来。

赵国庆和王雨峰有过一面之交，所以赵国庆也很快认出了王雨峰来。

王雨峰快步迎了上来，非常热情地握住了赵国庆的双手。

王雨峰笑容满面道：

“赵关长能到星华集团来指导工作，我们真是感到太荣幸了。”

赵国庆也堆着笑脸答道：

“哪里，哪里。”

王雨峰又向赵国庆介绍道：

“这位是我们星华集团总部虹楼的总经理杨清芳女士。”

赵国庆以标准的外交态度寒暄道：

“幸会，幸会。”

杨清芳却娇柔地款款上前，握住了赵国庆的手道：

“赵关长，欢迎你以后经常到虹楼来玩。一回生，二回熟，我们虹楼的生意，以后还要多靠你们照顾呢。”

王雨峰又向赵国庆介绍王小虎：

“这位是我们星华集团的副总经理王小虎，王副总经理以前在海关工作过，说起来还是赵关长的半个同行呢。”

王小虎忙上前向赵国庆一个鞠躬，恭敬地道：

“哪里敢说是同行，赵关长是领导，又是外贸专业的高学历的专家，今后我要向赵关长请教和学习的地方多着呢！赵关长可一定要收我这个半瓶醋的学生啊！”

王小虎也是三十七八的年纪，身材微胖，圆头圆脑的，世故而油滑，小眼睛，蒜头鼻，脸上有些浮肿，一看就是酒色过度的样子。

赵国庆忙也很客气地道：

“不敢，不敢，王副总经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倒是要向王副总经理讨教。”

王小虎忙抱拳道：

“赵关长太谦虚了。”

王雨峰又向赵国庆介绍丁春波道：

“这位是我们星华集团海外发展事业部的执行经理丁春波。”

丁春波上前，用力地握住赵国庆的手道：

“赵关长，今后在定海市有什么用得上兄弟的地方，尽管开口。兄弟大事帮不上忙，跑跑腿的小事却一定能为赵关长做到。”

丁春波三十岁的样子，身上江湖气息很浓，精明强悍，矫健而灵活，俊目如电，似乎有一种难驯的野性，又有着猎豹一般的敏捷和警觉。

赵国庆知道此人的分量也是不轻，连忙对丁春波道：

“谢谢，谢谢。”

一帮人寒暄了一阵，王雨峰转过话题，向赵国庆道：

“赵关长，里面请，我们董事长正和罗明礼副市长在里面等着你呢。”

星华集团的董事长王永星没有亲自出来迎接赵国庆，赵国庆心中略有些不快，不过，赵国庆当然不会表现出来。赵国庆更感觉到王永星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连定海市堂堂的常务副市长都能被他指挥得动，这人本事当然不小，当然不可小觑。所以王永星虽然没有亲自来迎接他，赵国庆也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

王雨峰带着赵国庆走进了虹楼。

虹楼的一楼是宽大的接待大厅，正面是吧台，左侧和右侧分别用屏风隔开，是两处会客用的接待处。王雨峰带着赵国庆往右侧

的接待处走去，转过屏风，便看见一大排沙发中，坐着两个人，正在非常亲密地聊天。

赵国庆认识其中的一位，是定海市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罗明礼。罗明礼身边的另一位，赵国庆当然也猜出来了，那便是星华集团的董事长王永星，一个有着几百个亿身家的大富豪，在定海市乃至全国都很有名声的神秘的传奇人物。

赵国庆看到，坐在那里的星华集团的董事长王永星，神情安详而平静。

这位名动四海的亿万富豪，看上去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身体只是很正常的微胖，实在有些不像大财主的样子，倒是像个平凡普通而和气的老头，让人一点都与星华集团董事长这个分量沉重的头衔联系不起来。王永星惟一能给人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似乎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平静谦和的神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看上去他都有着非常得体的，能带给人信任感的微笑。

王雨峰快步上前，向王永星介绍道：

“董事长，这位便是新上任的定海市海关关长赵国庆先生。”

王永星和罗明礼一见到王雨峰和赵国庆一行人进来，便一齐站了起来。

王永星连忙上前非常谦和平易地和赵国庆握手，道：

“赵关长，久仰，久仰。刚才还在和罗市长谈起你，你们都是福清老乡。我的祖籍虽然是普江县，但我的夫人可是地道的福清人，说起来其实我也算是你们的半个老乡啊。”

罗明礼显然和王永星是非常的熟悉和亲密，言语之间非常的随便。听王永星这么一说，罗明礼便哈哈大笑起来：

“老乡见老乡，可不能是两眼泪汪汪。”

赵国庆完全没有想到，王永星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样的平和，这样的能给人一种容易亲近的感觉，完全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亿万富豪的趾高气扬和盛气凌人。几乎只有那么数秒钟的工

夫，赵国庆已经不知不觉地对王永星消除了戒备之心。赵国庆心中不能不暗自佩服，王永星这人，果然身有奇气。

赵国庆不能不买罗明礼的账，连忙附和罗明礼道：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今天我们老乡聚会，实在是有缘和难得啊。”

王永星不经意之间已经轻轻地握着赵国庆的手，以一种春风化雨般亲切而又柔和的语气，和赵国庆拉起家常来。王永星道：

“赵关长，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可能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最爱交朋友，特别是那种一见就投缘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十分的舒服，你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一见就非常喜欢，希望你来千万不要见外。你看，我和罗市长也是朋友，我们之间就毫不见外嘛。”

罗明礼便伸出大拇指，向赵国庆称赞王永星道：

“王董事长，了不起，了不起，几百年难出一个的人物啊！虽然是亿万的身家，却有大悟性，有平常心，是罗汉般有修行的人物。赵关长，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你完全可以放心，绝不会让你吃亏的。”

赵国庆虽然知道罗明礼这是在替王永星吹嘘，但他还是觉得罗明礼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王永星身上确实有一种令人折服的东西，那是一种非常强大而润物无声的亲合力，让人感到安全和放松，让人恨不得立即将心掏出来，和他做肝胆相照的朋友。

王永星依然是一副宠辱不惊的平和的神情，既不夸张也不故作，既不是清高，也不是谦虚，说出的话总是自然而然：

“罗市长，你们千万不要谈我是什么亿万大富翁，这话我不爱听。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已，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我为自己觉得骄傲的是，这么几十年来，我没有白活，我交结了许多许多非常了不起的朋友。罗市长是一位，现在赵关长也是一位。”

赵国庆连忙谦虚道：

“哪里，哪里，我和罗市长一比，实在差得太多了。”

王永星淡淡地笑，轻轻拍着赵国庆的手背，继续道：

“赵关长，这次我请你到虹楼一聚，没有任何意思，请你千万要放心。我这个人就是爱交朋友，上到罗市长这样的大人物，小到我们虹楼的清洁工，都有我的朋友。我说句真话，我并不是冲着你是个海关关长，才和你交朋友的。这一点，罗市长最清楚，最了解我。”

罗明礼赞赏地点头笑道：

“是啊，是啊，王董事长的朋友，真的是三教九流都有，遍天下都是。”

王永星不在意地继续解释道：

“我是听罗市长讲起，赵关长和罗市长是同乡，而且赵关长这个人确实忠厚老实，所以我才特别想请罗市长代我引见引见，交个朋友。赵关长不会想得太多吧？”

王永星这样一说，赵国庆反而有了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错位感，有点不知所云道：

“那是罗市长对我太夸奖了。”

王永星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赵关长，你新调到定海市，家安好了吗？”

赵国庆道：

“噢，海关分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给我住，但我的夫人和孩子，暂时还都在琼州那边，没有搬过来。”

王永星关切地道：

“琼州到定海市也很近嘛，那要赶快将嫂子和孩子接过来。这样赵关长你就可以更好地安心地工作了。”

赵国庆道：

“有这个计划。嗯，再过几个月，等我在这里安定下来，就打